

范景中《艺术与文明》三部曲正式收官

凝聚作者五十多年研究成果

康定斯基有一次“又惊讶又困惑”地被莫奈的一幅画“抓住了”，前者说，这幅画，画得模模糊糊，但隐然之间又突然有了“童话般的力量和光彩”。它就是莫奈的《干草堆》。

莫奈曾经“一瞬间”“一瞬间”地作画，因为他发现在画画时，光的效果持续发生变化，所以当这个瞬间一旦在画布上中止，他就要马上开始画第二幅，以便获得那“伟大的自然”在某一时间给予人类的真实印象。

“莫奈是印象派的朋友中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人，回忆起他们在贫困中挣扎着探索艺术的岁月，必定欣慨交心。幸运的是，他和雷诺阿都看到了胜利。他们的斗争成为艺术革新者珍惜的传奇，为人不断地讲述。……所谓印象派……也许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抱着对自然的新理解，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色谱，完成了一种新的技术。”（节选自范景中《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1 美术史中重要的问题反而容易被忽略

以上是范景中教授在其新著《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艺术）》中，介绍印象派时，为引出“印象主义三原则”所作的铺陈，他尤其说到第三点，“最重要的是，许多笔触和笔触之间的鲜明对比，或者说用类似点彩的表现手法，让光栩栩地活跃和闪烁。正是这种灵活的笔触，适宜在画布上保持住瞬息万变的现象，换言之，适宜把光的奇迹翻译成颜色和二度空间的语言”。

著名艺术史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的《艺术与文明》三部曲，是凝聚其五十多年研究成果的一部通史性艺术专著。范景中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标杆人物。他最早将西方艺术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与方法介绍到中国；他首次将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翻译介绍到国内；他在20世纪80年代便倡议“美术史应是一门人文学科”，推动了美术史的独立发展及对其他领域之影响。

全书将绵延几万年的西方艺术置于人类历史文明语境，以宏阔的文化视野，沿着艺术的“价值学”与“形态学”这两条互为交织的主线，对艺术主体特征的变迁、艺术价值内涵的演化、艺术图式与趣味相匹配的历程以及艺术不同发展阶段与社会历史环境、与其他文艺思潮之间

的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作出了全新观照和系统梳理。

本次的新著《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艺术）》，为范景中《艺术与文明》三部曲收官之作，共30万字、235张图片，讲述风云变幻、流派纷呈的19世纪前后时段的西方艺术，广泛涉及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涵盖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了解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学院走向自由的精彩历程。

该书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面面俱到的美术通史，作者有选择性地探讨了美术史中一些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艺术作品和艺术问题。

作者摒弃当下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以沃尔夫林的“五对概念”和贡布里希“自然—秩序的协调”的理论为出发点，深度阐释艺术这一独特的人类视觉创造成果，涉及历史、宗教、建筑、科技、哲学等多个不同领域。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艺术）》三部曲之第二部，则共25万字、197张图片，聚焦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维米尔、伦勃朗等天才艺术家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到18世纪。

2 “右手捧着贡布里希，左手持着钱锺书和陈寅恪”

“右手捧着贡布里希，左手持着钱锺书和陈寅恪。”这是复旦大学教授、书评人马凌对范景中教授的一句生动的描述，精准且形象地道出了他贯通中西的学识。他用中国语境、视野和语言谈论西方美术史的问题，以跨越东西方的宏大的视角看待世界文明。

比如，同样是讲前拉斐尔派，当他看到斯特拉德威克的作品《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畦》画中那一丛优雅的

鲜花，他想到的是明代秀水精严寺僧文贞的一联小诗：“深更深山只如此，花开花落欲无言。”

又比如，他将弗里德里希《海边修士》的图式称作中国山水画“平远”的图式，而从画面中感受到的孤独感，脱口而出的竟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本书既强调西方传统的风格学、图像学研究方法，又处处体现东方的审美与哲思，更适合中国读者入门。

3 贡布里希的珍贵手稿 首次翻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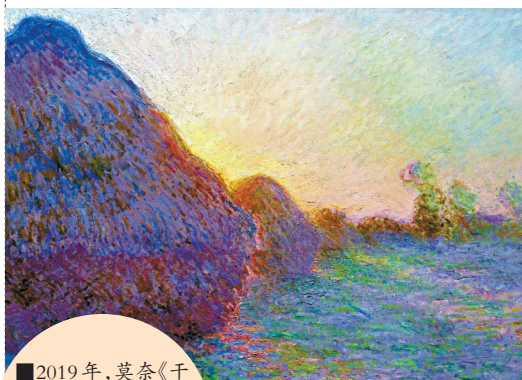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艺术）》的最后，收录了贡布里希的未刊稿《欧洲接受远东美术的历史纲要》（The European Appreciation of Far East Art: An Outline of its History）。这是贡布里希于1941年2月12日在瓦尔堡研究院讲演的底稿，因内容与中国艺术有关，贡布里希将稿件原件赠送给了范景中教授，并由他全部翻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集中梳理和探讨了欧洲对于中国及远东艺术欣赏几个历史阶段和过程，尤其详尽地谈到了“中国风”（Chinoiserie）对于欧洲的影响：

“在18世纪，瓷器、丝绸和漆器

柜，已不仅仅是少数朝臣所珍选的宝物。大家还都记得那个典型的路易十五Louis XV房间，小托物桌上色调精致的瓷器、优雅的漆柜和屏风，与丝织装饰结合一体，给房间带来了独特的气氛。而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有较为便宜的物品可以装饰家庭，尤其是中国的墙纸。渐渐地，这些时尚的装饰，从起源地流行开来，与古典图案的传统融为一体，于是‘中国风’Chinoiserie诞生。‘中国风’是一种优雅而有趣的路易十五装饰。反过来它又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一般取向，尤其是对中国艺术的取向。毫不夸张地说，几代人都是通过‘中国风’看待中国的，然而，矛盾的是，‘中国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风格，它始于一些怪诞的装饰，这种幻想的装饰类型本身就是古典时代使用的一种装饰风格的复兴，大家都从庞贝壁画中了解到那种风格。那类图案是由一些幻想的怪物、奇异的植物和域外的形象组成。”（节选自《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Ⅲ》第308—309页）

（本版图文资料来自上海书画出版社，除署名外）



■2019年，莫奈《干草堆》以1.1亿美元（约8.5亿港元）在苏富比成交。
图片来自苏富比

【名家推荐】

●范景中先生学养深厚，学识贯通中西，他的心力之作出版了，只要你热爱艺术、热爱美，都应该去看一看，相信一定受益匪浅。

——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范老师在书中谈到，本书讨论对象是西方美术史，但是写作期间不断盘旋脑际的却是中国艺术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照”也可以是一种世界艺术史的写作方式，甚至非常重要，关照自身的一些问题。

——胡斌（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

●范老师曾让我们不再纠结于终极的答案，去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但他仍然在坚持一个终极的答案——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艺术与文明》。

——郭伟其（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

◀斯特拉德威克《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畦》，藏地不详。